

我军回师靖县记事

• 邓 衍 先 •

一九五〇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一四〇师四一八团胜利完成湘西中心区剿匪的任务后，驻扎会同，准备回师靖县。与此同时，湘西南部的靖县、绥宁、通道三县干部共三百余人也相继集中会同城，参加“南三县”干部扩大会议，在四一八团首长及地方领导郭之泉、李树等同志的组织之下，进行了整风学习，学习政策，检查思想，总结工作，从而提高了思想觉悟，端正了工作作风，为地方政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十月十八日，部队首长和地方领导做了回师靖县的动员，公布地方干部名单，干部分组讨论和进行行军训练，干部伙食团的同志们日以继夜工作，赶制麦面干粮，为进军作了准备。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天气晴朗，回师靖县的时间到了，干部们欢呼雀跃，斗志昂扬，纷纷表示，要在收复靖县的战斗中立新功。当天上午，大家向群众退还借用的东西，打扫卫生，检束行装。下午四时，“南三县”干部集合列队，与解放军四一八团指战员组成一支长长的行军队伍，浩

浩浩荡荡从会同城出发了。前来送行的群众站在街旁，手举彩旗，鸣放鞭炮，和干部、战士们告别。队伍踏上靖洪公路后，加速行军，时速达十五华里以上。匆匆之间，抵达连山。

队伍过了连山，夜幕低垂下来，四一八团兵分三路，挺进靖县。一路由团长陈明友带领一营沿靖洪公路右侧攀山越岭，急速向靖城西南方向迂回行进；二路由一四〇师副师长黎原率四一八团直属机关和该团三营大部及靖县人民自卫大队沿靖洪公路向靖城之北挺进；三路有四一八团二营及三营一部从连山横渡渠江，插入甘棠。二营的任务是奔袭盘踞甘棠之匪“中华民族自救军第三方面军第五纵队”之一、二、四支队。该营进入甘棠地段后，其四连插至甘棠坳通往绥宁东山、鹅公岭的必经之地三角塘设伏，六连速至甘棠坳以南之贯宝渡堵截，以防匪南窜而增加我攻城部队的压力，五连负责从西北主攻。三营一部由甘棠坳至贯宝渡，继续沿渠江而上，任务是运动到靖城对岸的江东，封锁浮桥及江东河边，防止靖城内的土匪过河东逃。地方干部队伍沿靖洪公路前进，行至宋家湾，作短时休息，继又行军。进入靖县县境，已是土匪活动范围，我们提高警惕，严肃纪律。至沙溪铺，又暂作休息，清查人数，复又向前。领导前后照应，关心同志无微不至。行至火甲湾，前方传来情报：匪首吴君庭以重兵在响水坝布防，阻挡进军。我们奉令原地待命，约一

小时，前方情况已明，并无匪兵驻扎响水坝，又向前行。过金滩至响水坝，天色发白，天空放晴，干部们健步如飞，须臾间，抵艮山口，占领敌乡公所，只见乡公所内满地文卷，狼藉不堪。西区人民政府干部进驻储康民大院，其余继续向靖城前进。

十月二十日凌晨，攻城部队除负责到江东堵击的部队尚未到达以外，其余各部均按时抵达城郊，陈团长一部一枪不发就在塘湖活捉匪大队长丁震禄。进抵城北的部队首先向城内之敌发起进攻。当时，匪首吴君庭、唐振之等人正在贵州，驻扎在靖城内的匪部有“华南民众自救军黔湘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二纵队”胡榕江梯队、申亚藩梯队和靖县匪政府的警察大队；驻扎在江东的匪部有“湘桂边区游击司令部”唐浪萍纵队。各匪部闻听城北传来的激烈枪声时，惊慌失措，唐浪萍匪部慌忙逃往寨牙方向，城内匪众纷纷向西南的教场、黄土坡一带突围逃命。四一八团一营在团长陈明友的指挥下，以密集的火力阻击突围之匪。梯队司令胡榕江被我军当场击毙。土匪从西南方向突围未得逞，便折回城内涌向城东，争先恐后过浮桥逃往江东，一些惊慌的群众也跟在后面乱跑。一时，由十余只大木船浮撑，桥面丈来宽的浮桥被压平水面，不少人被挤落水中。因负责封锁浮桥及江东河边的四一八团三营一部未能按时抵达江东，东逃之匪无人阻击，且逃匪中夹杂着很多老百姓，我追击部队不便开枪，故使申

亚藩、覃治平等部分匪徒过桥脱逃，仅有一些来不及过桥的被俘。从汽车站方向进城的解放军和县自卫大队直捣县府大院，搜捕匪县长沈大海。尖兵冲进沈大海住室，触摸睡被，尚有余热，料定沈大海走得不远，便四出追捕。沈大海被解放军攻城枪声惊醒后，慌慌张张逃出县府，经大南门、土桥，向教场而去。在教场被我县自卫大队战士杨凤辉和两名解放军战士抓获。匪营长胡定谦匿迹飞山庙内，被我从塘湖包抄过来的解放军侦知，将其活捉。早晨六点左右，靖城战斗结束，战斗中计歼敌四百余，缴敌长短枪近百枝。

在靖城战斗打响的同时，我四一八团二营奔袭甘棠之匪的战斗打响，该营五连首先从甘棠场西北发起猛烈进攻。盘踞甘棠的匪“中华民族自救军第三方面军第五纵队”肖凤鸣、黄泽民支队与我军一触即溃，往绥宁方向东逃，至三角塘，受到在此阻击的四一八团二营四连的沉重打击，有数十名匪徒被生擒。

我溯渠江而上之三营一部行至网塘渡河时，发现带兵把守渡口的匪分队长梁云正酣睡在河边渡船中，即将梁匪擒获。

当天下午三时许，四一八团的两名战士运送一门“八·二”迫击炮去响水坝加强防务，刚行至金袍铺与黄土坝之间，突然遭到杨秀庆匪部袭击，我军战士奋起反击。枪声传至西区政府干部驻地，区委书记李建华、区委委员牛重臣、宋鹏举率区干部持枪前往增援。经一番枪战，土匪被我杀伤一

名，其余逃散，使两名解放军战士化险为夷，胜利完成送炮任务。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是靖县人民难忘的日子，这个日子虽已过去三十多个春秋，但在这个日子里发生的革命往事至今历历在目，为将革命前辈的光辉业绩铭刻心中，故将往事重叙。

记甘棠坳与贯宝渡战斗

· 陈 思 安 ·

一九五〇年五月，匪“中华民族自救军第三方面军第五纵队”肖凤鸣支队、黄泽民支队盘踞甘棠坳一带，捐粮派款，危害乡里，曾多次窜扰我连山、岩头驻地，威胁我驻会同党政军机关，并扬言要消灭我驻连山的解放军四一八团守备部队及我县党政工作人员，进攻会同，活动猖獗，气焰嚣张。为保证湘西中心区剿匪任务的胜利完成，消除后顾之忧，驻会同解放军四一八团团部决定奔袭盘踞甘棠之匪。

五月十七日下午四时，四一八团三营的两个步枪连、机炮连大部及二营的四个排，加靖县人民自卫大队一中队从会同出发，日夜兼程，分两路向甘棠坳进军。一路由四一八团陈明友团长亲率三营所部及靖县人民自卫大队一中队，经过连山、六黄溪、咸池、炭冲至样背。到了样背，又分成两部，一部控制舂山脚一带，一部控制邹家屋背制高点，另一路为二营所部从岩头、山门赶到坳头坡，断敌南逃之路。两路兵力对甘棠坳形成包围之势。但是狡猾的敌人分散驻扎，肖凤鸣支队大部驻塘头、石家团，仅其一大队长张

三十余枝。陶德梅探悉解放军驻扎甘棠，便想偷袭，夺取武器，遂带持枪匪兵，半夜行军，经陇头、黄家团、井水头，渡渠江，过窑底翻山向甘棠坳窜进，至五里头界上，正是五月十九日拂晓。陶等突闻甘棠坳传来激烈的枪声，不敢贸然前行，遂折向营盘渡口，准备过江到贯宝渡吃了早饭后，再去甘棠参战。当时因江边仅有一只小木渡船，陶部人员不得不分做三批登船过江。第一、二船匪兵已过江上了对岸，第三船将靠营盘渡口码头时，我军临近江边。此时，陶德梅尚未过江，见解放军后慌了手脚，未等船靠稳，首先上船，急命船工开船，有五个手脚麻利的匪徒见事不好也抢着上了船，木船离开码头驶向江心。解放军抵渡口后，活捉了未及上船的匪连长肖连清以下十余人，并对渡江匪众下令：靠岸投降。陶德梅逼船工继续行船。解放军见他如此顽固，便架起轻机枪对准江心渡船扫射。匪营长陶德梅、匪连长张天开等六人毙命，尸首顺江漂流而下。

五月十九日下午四时，甘棠坳与贯宝渡战斗均告结束，我军凯旋回归。此次战斗，共击毙匪营长陶德梅以下四十六人，伤三十四人，俘三十一人，缴步枪十二枝，短枪一枝，子弹五百余发，手榴弹五十颗，土炮四门。

初解放时规编地方武装的片断回忆

· 杨 安 乾 ·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三兵团南下解放湘西，进军绥宁时将绥宁县自卫团等地方武装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桂黔边区纵队”，委任原绥宁县自卫团团长沙维海为纵队司令员。1950年2月初，邓维海奉令进驻靖县，司令部设在县城伞铺街文圣宫。

当时，我已从国民党新编六军退伍回家，正闲居家中，便想利用关系，参加到邓的司令部工作。取得邓的同意后，我领着张煌先、唐恺两人并带两支长枪，到达了司令部，邓维海委派我为司令部政工参谋。

我到司令部以后，司令部和部队首长要我送信到通道去。我带着邓维海司令员和部队首长的公函，经过一天的步行，到达了通道县城（现在的通道县溪镇），通过杨家培（原通道民政科科长，我的同窗好友）的引见，我会见了当时通道县治安维持委员会主任粟昌福（人称粟大王）及该县其他有关人员。我呈上公函，并转达了邓司令员和部队首长对他们的问候。粟昌福等人接到公函以后表现很高兴，热情

接待了我。我回来时，他将原通道政府及自卫团的全部组成人员名单及武器数目一并造册由我带回。接着，解放军派一个加强连开赴通道，成立了通道县临时政府，委任粟昌福为临时政府县长，安定地方，维持秩序。同时选派了六十多名青年到会同专署干校学习，这批人，成为日后建设通道的骨干力量。

邓维海在进驻靖县之前，曾于1949年12月派人专函来靖，要求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桂黔边区纵队靖县第三支队”。原来逃散在乡的一些靖县地方头目和旧政府人员如唐振之、吴君庭、储康民、龙骧、梁经书等人陆续返回县城。为了争取他们，当时驻靖部队首长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协商，委任唐振之为靖县临时政府副县长，同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湘桂黔边区纵队靖县第三支队”，支队长储康民、副支队长丁健、参谋室主任唐行知、政工室主任沈大海、后勤戈孝渭、缮写文书周顺清、政工队员资少成，还有储兆铨也当了短时期的参谋。为了加强领导，驻靖部队还派来姜玉明同志担任政委，张立文同志担任参谋。支队部开始设在城上杨氏家祠，后移至教场原荣军生产处纺纱厂。我从通道回来后不几日，便被司令部派到第三支队工作。

支队部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规劝点编原靖县地方武装，协助主力部队和临时政府维持地方治安。当时计划规编的地方武装有新厂吴礼澄、三锹龙安礼、江东唐

浪萍、藕团蒋顺珏、铺口沈正标、横江桥邓伯先、下乡冯文铨、杨秀庆、木洞冲李藩、王文渊、飞山储世法、高桥侯永顺等部。

以上计划点编的部队，有的没有接受规劝，有的口头接受，但没有行动，真正接受规劝点编的人员和武器实数只有二百多人枪，其中主要武器有轻机枪两挺、冲锋枪三支、卡宾枪三支、大三林、小三林五支、二十响快慢机手枪三支，其余全部都是中正式步枪、汉阳枪、平口马枪、土夹板枪、左轮手枪等等，还有木柄手榴弹十多枚，大刀也有十几把，全部编入第三支队。

我记得当时接受过点编的有以下各部：

一、木洞冲李藩部

该部系一个中队、共三个分队，一百余人，武器较强，有轻机枪、冲锋枪、卡宾枪、快慢机手枪等。当时，我带着邓司令员的公函和四一八团陈团长、储康民支队长的信件，到木洞冲与该部的有关人员商谈。经过半天一晚的商磋，除张其富分队携枪逃跑外，其余于次日凌晨进城点编为第三支队直属中队。中队长李藩、副中队长王文渊，两个分队长只记得其中一个分队附周家友了。

二、高桥侯永顺部

该部是一个分队，也是由我带着司令部的公函和信件前去交谈的。谈好后，将所属二十余人枪带进城来点编为三支队直属分队。

三、江东唐浪萍部

对唐浪萍部的点编，是由司令部首长首先做唐振之的工作，然后通过唐振之对其弟唐浪萍及其有关人员进行动员规劝的。副大队长储俊带领一百余人枪，到河街万寿宫门前空坪里，由四一八团陈团长亲自点编为三支队所属大队。

四、新厂吴礼澄部

该部是由首长们先做吴君庭的工作，然后通过吴君庭规劝其弟吴礼澄亲自带领六十余人枪到靖城江东易家窖子内，由陈团长点编为三支队所属大队。

五、藕团蒋顺珏部

对该部的点编是由支队部去信要蒋顺珏进城面商的。蒋

顺珏接信后，随即与藕团保长蒋日培进城到杨氏家祠支部。支队长储康民、参谋室主任唐行知与他俩交谈磋商点编之事，发给他们点编名册和符号，要他们回去将全部人枪带进城来接受点编。他俩回去后，蒋顺珏遭内部杀害。

规编后的第三支队，主要活动如下：

1、规编后的第一次活动，是被召集到原县中（现二中校址）大礼堂听首长训话。大会到场的有：会同军分区潘峰副司令员，四一八团陈团长，湘桂黔边区纵队司令员邓维海，三支队长储康民，还有吴君庭、唐振之、龙骧等人。会上，潘副司令给大家训话，号召大家要相信共产党；只要大家真诚地靠拢共产党，将功赎罪，人民就会欢迎等等。吴君庭、唐振之也在会上简短地发了言。

2、支队部由杨氏宗祠迁到教场后，姜政委和张参谋给我们进行整训学习，重点是政治思想方面的学习。学习的科目有社会发展史，当前形势，共产党的现行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

3、配合主力部队到大由乡一带（现坳上、大堡子乡）继续搞清剿工作。

“靖县第三支队”，虽也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牌子，名义上是解放军的队伍，但实际上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上层人物对共产党、解放军存有戒心，为时不久，唐振之、吴君庭等人相继逃出县城，留用的部分旧政府官员，亦不辞

而别，邓维海司令部和第三支队中的一些中、下级官员也暗暗把人枪拉走，形势日趋严重，解放军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于1950年4月20日左右将第三支队的武装全部解除，并将所有官兵带至靖城河街万寿宫内。当天晚上，宣布士兵解散，各自回家，分队长以上人员于拂晓前在倾盆大雨中离开万寿宫，被带到北门外接官亭的公路上集中，由姜玉明政委带领随部队开往会同，我亦随队前往，被带去的这些人员中，有邓维海司令部和第三支队的人员：邓维海、储天民、储康民（他们三人是特别照顾，生活开小灶，走路骑大马）、龙骧、余卓、丁健、唐行知、储俊、戈孝渭、李藩、王文渊、李作富、资少成、侯永顺、周顺清、申荫棠、臧厚予、储世法、王安邦、陶厚德、李国栋等二十余人。到达会同以后，专派武装护送到芷江县城（当时是会同专署所在地），在专署公安机关进行教育改造，后将邓维海、储康民、唐行知、储天民送到沅陵。

覃 治 平 落 网 记

• 周 后 进 •

出 逃

覃治平，又名覃秉钧，旧军官出身，靖县飞山乡姚管村覃家团人，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过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又当过清剿队长、警察所长。土匪盘踞靖县时，在绥宁匪首龙怀麟部下任匪“中华民族自救军第三方面军第五纵队”副司令，曾组织匪徒到会同的连山、广平和贵州的黎平等地攻打过我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湘西中心区剿匪任务，回师靖县的那天早晨，覃治平正在靖县城内，他一看大势不好，便带其亲信吴德高等三人，急急忙忙窜出东门，朝着寨牙、杉木桥一带逃跑了。几年来，经过剿匪斗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都未把他抓获。覃妻陈蕃庆对人说：“覃治平逃到贵州以后，在洪州所的烂洞自杀了。”又说在洪州所被解放军打死了。当时，横江桥黎溪的黑板报上也写着“覃治平自杀于贵州洪州所烂洞”的消息。1954年，靖县公安局曾经派人到他家里

搜查过一次，没有查到，到了1956年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人民公社化时期，覃治平仍未归案。时间一久，一些人似乎把这件事慢慢淡忘了，但是，覃治平究竟逃到哪里，是死是活，拴在人们思想上的这个疙瘩，一直没有解开。

潜 归

覃治平并没有自杀，也没有被解放军打死。他逃出县城以后，过寨牙、杉木桥，到达县溪，然后折转新厂、平茶，到达了贵州黎平的洪州所。在逃亡的路上，跟随他一起逃走的其他三人，先后都被解放军抓住，唯覃治平逃脱。那时，贵州亦已解放，他在外面难以藏身，又只好经平茶，过藕团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晚潜回了家中。

覃治平回到家里，首先见到了他的弟弟覃德相，在家里住了几天，就搬到离家不远的井冲躲藏，因每天要德相送饭怕被人发觉，便转回藏在德相家的牛圈楼上，两年后，又移到侄儿覃永泽家里，后来觉得在家里也不够安全，复又转到团对门的冲包界和冲重等地。从此，他时而山上，时而家里，藏藏躲躲过日子。

在这些日子里，覃治平的吃穿主要是由其兄弟德相、侄儿永泽和两个老婆供给，族弟覃德成、覃德长等也送了谷子

送了钱。1958年，公共食堂成立以后，覃治平便在德相家的牛圈楼上砌了一个小灶，自煮自食。白天不敢露面，晚上出去偷集体种的小菜和谷子，同时，兄弟、侄儿、老婆也供给一点。没有衣穿，便到高桥侯家团和本团附近人家去偷。就这样，日潜晚出，隐藏了九个年头。

隐 现

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年来，覃治平的影子总是时隐时现。

1952年，覃德相之子覃永柱，第一次在家里发现了覃治平，神情紧张，表情极不自然，似有所悟。覃治平见状，哀求说：“你不要去报，要救我一命。你们去报了，解放军会把我杀掉的。”覃永柱听了他的话，就窝藏了他。

1958年6月，李启有、覃永佐、覃宪高等人到大团后面冲里去打野猪，见有一人在浇旱烟。对方发现有人，丢了粪桶就跑。当时，谁也没有看清楚是谁，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第二天，覃德相当众扬言：“昨天在后面冲里浇烟，忘记把粪桶担回家来。”

1958年农历7月中旬的一天，天还未亮，熊正君（食堂会计）起来杀猪过节，看见一个人从团门口走过，当时，

天很黑，熊怕是个鬼，赶忙跑进屋里去了。天亮后，告诉队长覃德中，德中也只说了一句：“哪里有什么鬼，怕是你的眼睛看花了。”

1959年3月的一天，覃德中于天黑时，在关楼头碰到一个穿黑衣服的高大汉子，德中问道：“谁？”“我是街上的。”“来干什么？”“扯笋子的。”当时，他只怀疑是小偷，没有想到就是覃治平。看到此人走远了，也就不追问了。

事过不久的一天晚上，杨×秀在路过田坝时，对面碰上一个人，杨问：“你是哪个？”答，“寻牛的。”杨×秀回家告诉别人；说此人个子高大。

以上种种迹象的发现，又加之团内经常丢失蔬菜、衣服等物，引起了人们的怀疑，特别是引起了干部们的警觉。

杀 妻

覃治平有两个老婆，大老婆王素秋，原籍邵阳，为人比较老实。自覃治平潜逃回家以后，她就一直提心吊胆，认为这样藏藏躲躲，决非长久之计，总有一天会暴露。她几次想离婚，并向政府报案，但又碍于几十年的夫妻感情，一时下不了决心。

1954年8月20日，早饭后，覃治平在排牙山的猴子颈